

T8917 /7225

2

通史料畧卷之二

春秋下

郤克大敗齊師

魯成公二年衛孫桓子魯臧宣叔俱如晉乞師伐齊
初二子聘于齊齊侯之母登臺而笑客故二子怒至
晉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獻子曰此城濮
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庸故捷克也先大
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夔佐上
軍欒書將下軍皆成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

諸史將畧卷之二

春秋

下

郤克大敗齊師

魯成公二年衛孫桓子魯臧宣叔俱如晉乞師伐齊
初二子聘于齊齊侯之母登臺而笑客故二子怒至
晉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獻子曰此城濮
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
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夔佐上
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印

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郟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爲右齊

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解張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鄭丘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二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

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母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絰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輶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紼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或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

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蒺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之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於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銃司徒免乎曰免矣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

也予之石窳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
賓媚人賂以紀甌王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
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
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
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
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
今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
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
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

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
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
也子若不許讐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
我亦得地而紓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
晉晉人許之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
人歸我汶陽之田

晉四臣不居功

魯成公二年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
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

馬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卻克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文子見勞之如卻克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癸何力之有焉欒書見公亦如之對曰癸之詔也上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欒書救鄭侵蔡

魯成公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欒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

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申叔時知楚敗

魯成公十六年晉侯將伐鄭乃與師藥書將中軍士
燮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
新軍荀瑩居守卻擊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藥厲來
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美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
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子反將中軍子重
將左公子壬夫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
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今楚內棄其民
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

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
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
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
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士
燮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
也以待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藥書曰不
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士燮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
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
從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

言與中田卷一
耻也士燮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疆
不盡方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
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
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白趨進
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䟽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
患焉士燮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
欒書曰楚師輕窵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
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閫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
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遠晦在陳

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
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
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
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
徹幕矣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
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
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
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
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

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
卒必大敗矣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蹶射
其元王中厥目國蹶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
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
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
范以其族夾公行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
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
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言呂錡夢射月中之退
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

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
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晉
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
焉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卻至從鄭
伯其右蒯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卻至
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
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
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
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

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軍沂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枚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其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

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鷄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魏絳戮僕歸罪

魯襄公三年晉悼公率諸侯同盟于鷄澤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

失也對曰絳無二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
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劔士魴
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至斯司馬臣聞
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
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
揚于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致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
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晉公自慙而反謝之
子產知鄭之禍

魯襄公八年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燹鄭

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
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
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
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久楚子囊
伐鄭討其侵蔡也乃及楚平明年諸侯伐鄭為從楚
也

由基設覆敗吳

魯襄公十三年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
養由基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不戒子

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
吳師獲公子黨

吳人要敗楚師

魯襄公十四年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
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傲吳
人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相救吳人敗之獲
公子宜穀

晉師救魯敗齊

魯襄公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晉侯伐齊以救魯

將濟河荀偃以絲係王二穀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
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霍神主魯臣彪將諸侯以討
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荀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
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會於魯濟尋渚
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
風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
人多死晉士句告齊子家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
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
失國子盍面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

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斤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䟽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後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陰平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

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巳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邾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楸以為公琴已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

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間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
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畧
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夫
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劔斷鞅乃止甲辰東侵
及淮南及沂

師曠吹律知師

魯襄公十八年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
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楊豚尹
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

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
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
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
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
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
於是子矯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
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
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於旃然爲子
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晉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

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于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子疆掩敗吳師

魯襄公二十五年舒鳩人卒叛楚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疆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疆曰

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晉用楚人勝楚

魯襄公二十六年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

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
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
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
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
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
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
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
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
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無善人之謂也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
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
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
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窵易震蕩也若多鼓鈞
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
蔡龍衣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
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
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
鄙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

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及孤疾二人役歸一人
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
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
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
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王扞
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
其子狐庸爲吳行人馬吳於是伐巢取巢克棘入州
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
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

符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
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藥范
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
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子反死
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
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
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
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
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

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子產不禦楚師

魯襄公二十六年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

人馬涉于汜而歸

魏舒臨敵設機

魯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荀吳以義取鼓

魯昭公十五年晉荀吳穆子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不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勿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適奸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

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

晉侯假祭滅戎

魯昭公十七年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

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于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

吳子計取乘舟

魯昭公十七年吳伐楚陽句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至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壘之及泉盈其隄

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君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二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厨人知兵之變

魯昭公二十一年華氏叛宋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厨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

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雒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宋元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耻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長兵彼多兵矣皆請用劔從之華氏地復即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

穰苴軍令嚴肅

齊景公以田穰苴爲將軍將兵捍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間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林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

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
百姓之命皆垂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
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
救既往未及及於是遂斬咍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
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
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
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
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騾以徇三軍遣使
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折

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
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
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士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
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

吳公子料楚敗

魯昭公二十三年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
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楚遠越卒楚師燔
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
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

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鬻心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
楚令尹死其師燔帥賤多寵政今不一七國同役而
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
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
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
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
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擊於後中軍從
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
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

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
師大奔

尹戌料楚必亡

魯昭公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
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
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吳人踵楚而邊人不
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
矣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師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
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

伍員設計敝楚

魯昭公三十年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
已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携其夫人以逆吳子吳
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
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闔廬問於伍員
曰初而言伐楚余其知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
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
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
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

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也闔
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三十一年秋吳人侵楚伐夷
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于南
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沈尹戌右司馬稽帥師救
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魯定公二年桐
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
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豫
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
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孫武斬姬試兵

吳王闔廬時孫武以兵法見王王曰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

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

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疆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墨子爲宋止兵

宋景公時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

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裋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必爲有竊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爲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楸楠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裋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爲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夫槩決計勝楚

魯定公四年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
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
殺卻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聶爲吳大宰以
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
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
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楚左司馬戌謂子
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
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

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天用木也我用革
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
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
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别至于大别
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
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
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子常
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
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

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澁五戰及郢

子西敗定楚都

魯定公六年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

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曰乃今可爲也於是乎遷郢於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孔子禮却萊兵

魯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齊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

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
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
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
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
齊侯將饗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
聞焉事既成矣而又饗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
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
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饗所以昭
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饗齊人來歸鄆謹龜

陰之田

句踐計亂吳師

魯定公十四年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
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二行屬
劍于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
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
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
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
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

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伍員諫許越成

魯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基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以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

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非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謀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夫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讐於此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遠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乎

越王卑辭行成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
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
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
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
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
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
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
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

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
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
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
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
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
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
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
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爲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
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邊垂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

句踐請盟二介嫡女執箕箒以駭姓於王官一介嫡
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大王豈
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搨之
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
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
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吳王
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吾將許越成

子西言吳自敗

魯哀公八年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

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
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
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噐不彫鏤宮室不觀舟師不飾
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厲親巡孤寡而共
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
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能勞死不知曠
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一聞二差次有臺
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
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三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

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子胥諫吳伐齊

魯哀公十一年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乃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

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今越王句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輕其賦歛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庶其民殷衆以多甲兵譬言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伺吾間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爲憂夫齊魯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王盍亦鑑於人

無鑑於水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爲石郭陂漢以象帝舜罷弊楚國以問陳蔡不脩方城之內踰諸夏而圖東國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其民不忍饑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王親獨行屏營傍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越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撲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棘闔不納乃入芊尹申亥氏焉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此志也豈遽忘於諸侯之

耳乎今王既變鮌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能民於姑蘇天奪吾食都鄙荐饑今王將很天而伐齊夫吾民雖矣體有所傾譬諸群獸然一箇負矢將百群皆奔王其無方收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

越師二隧伐吳

魯哀公十三年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

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讐
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
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
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
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告敗于王王惡
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

越子計分吳兵

魯哀公十七年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諸笠澤夾水
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

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
師大亂遂敗之

種蠡以越傾吳

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
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陰
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
王弗聽及敗于夫椒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此爲
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完傾者與人節事者以
地卑辭厚禮以遣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勾踐曰諾乃

今大夫種行成於吳，滕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身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吳。」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勾踐將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已服為臣，若將」

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諫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耻耶？」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為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欲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鷙鳥之擊，擊也必匿其形。今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

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
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
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
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
此人不死必為國患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越
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貨粟以上其
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太宰嚭讒
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元不顧安能顧王
王前欲伐齊員強諫已而有功是用反怨王王不備

伍員必為亂因賜子胥屬鏹劔以自殺勾踐召范
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
春吳王比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
與太子留守勾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
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
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
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
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
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

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王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早朝晏罷非爲吳邪謀之二十一年一旦而棄之可乎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

欲聽子之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

智伯以辭伐齊

魯哀公二十二年晉荀瑶伐齊高無平帥師禦之智伯視齊論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返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智伯曰君告于天子

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犁丘齊師敗績智伯親擒顏庚

南文子料犀首

衛悼公時犀首伐黃過衛使人謂衛君曰敝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造大國之城下衛君懼束紵三百緄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止之曰是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黃城則功大名

美內臨其倫夫在中者惡臨議其事蒙大名挾成功坐御以待中之議犀首雖愚必不爲也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歸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衛

文子兩沮智師

衛悼公時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百壁一衛君大說群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大權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壁一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

言史牛四九三
三十八二
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
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
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為君子也甚愛而有
寵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
乘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

諸史將畧卷之二畢

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
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
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頗為君子也甚愛而有
寵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
乘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

諸史將畧卷之二

